

灵山(节选)

高行健

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，那破旧的车子，城市里淘汰下来的，在保养？极差的山区公路上，路面到处坑坑洼洼，从早起颠簸了十二个小时，来到这座南方山区的小县城。

你背着旅行袋，手里拎个挎包，站在满是冰棍纸和甘蔗屑子的停车场上环顾。从车上下来的，或是从停车场走过来的人，男的是打着大包小包，女的抱着孩子。那空手什么包袱和篮子也不带的一帮子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葵花籽，一个接一个扔进嘴里，又立即用嘴皮子把壳儿吐出来，吃得干净利落，还咔嚓作响，那分悠闲，那种洒脱，自然是本地作风。

这里是人家的故乡，活得没法不自在，祖祖辈辈根就扎在这块土地上，用不着你远道再来寻找。而早先从此地出走的，那时候当然还没有这汽车站，甚至未必有汽车，水路得坐乌篷船，旱路可雇独轮车，实在没钱则靠两张脚底板。如今，只要还有口气在，那怕从太平洋的彼岸，又都纷纷回来了，坐的不是小卧车，就是有空调的大轿车。有发财了的，有出了名的，也有什么都不是，只因为老了，就又都往这里赶，到头来，谁又不怀念这片故土？压根儿也没有动过念头死也不离开这片土地的，更理所当然，甩着手臂，来去都大声说笑，全无遮拦，语词还又那么软款，亲昵得动人心肠。熟人相见，也不学城里人那套虚礼，点个头，握个手。

他们不是张口直呼其名，便从背后在对方的肩上猛击一掌，也还作兴往怀里一搂，不光是女人家同女人家，而女人家倒反不这样。冲洗汽车的水泥槽边上，就有一对年纪轻轻的女人，她们只手拉着手，叽叽喳喳个不停。

这里的女人说话就更加细软，叫你听了止不住还瞟上一眼，那背朝你的扎着一块蓝印花布头巾，这头巾和头巾的扎法也世代相传，如今看来，分外别致。

你不觉走了过去，那头巾在下巴颏上一系，对角尖尖翘起，面孔果真标致。五官也都小巧，恰如那一抹身腰。你挨近她们身边走过，始终绞在一起的那两双手都一样红，一样糙，指节也都一样粗壮。

她们该是走亲友或回娘家的新鲜媳妇，可这里人媳妇专指的是儿子的老婆，要用北

方老垮那样通称已婚的年轻妇女，立刻会招来一顿臭骂。做了老婆的女人又把丈夫叫做老公，你的老公，我老公，这里人有这里人的语调，虽然都是炎黄子孙，同文同种。

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你为什么到这里来，你只是偶然在火车上，闲谈中听人说起这么个叫灵山的

地方。这人就坐在你对面，你的茶杯挨着他的茶杯，随着行车的震荡，两只茶杯的盖子也时不时碰得铮铮直响。要是一直响下去或是响一下便不再出声倒也罢了，巧就巧在这两个茶杯盖铮铮作响的时候，你和他正想把茶杯挪开，便都不响了。可大家刚移开视线，两只盖子竟又碰响起来。他和你都一齐伸手，却又都不响了。你们于是不约而同笑了笑。把茶杯都索性往后挪了一下，便攀谈上了。你问他哪里去？

"灵山。"

"什么？" "灵山，灵魂的灵，山水的山。"

你也是走南闯北的人，到过的名山多了，竟未听说过这么个去处。你对面的这位朋友微眯眼睛，正在养神。你有一种人通常难免的好奇心，自然想知道你去过的那许多名胜之外还有什么遗漏。你也有一种好奇心，不能容忍还有什么去处你竟一无所闻。你于是向他打听这灵山在哪里。

"在尤水的源头，"他睁开了眼睛。

这龙头在何处你也不知道，又不好再问。你只点了点头，这点头也可以有两种解释：好的，谢谢，或是，噢，这地方，知道。这可以满足你的好胜心，却满足不了你的好奇。隔了一会，你才又问怎么个走法，从哪里能进山上。

"可以坐车先到乌伊那个小镇，再沿尤水坐小船逆水而上。"

"那里有什么？看山水？有寺庙？还是有什么古迹？"你问得似乎漫不经心。

"那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。"

"有原始森林？"

"当然，不只是原始森林。"

"还有野人？"你调笑道。